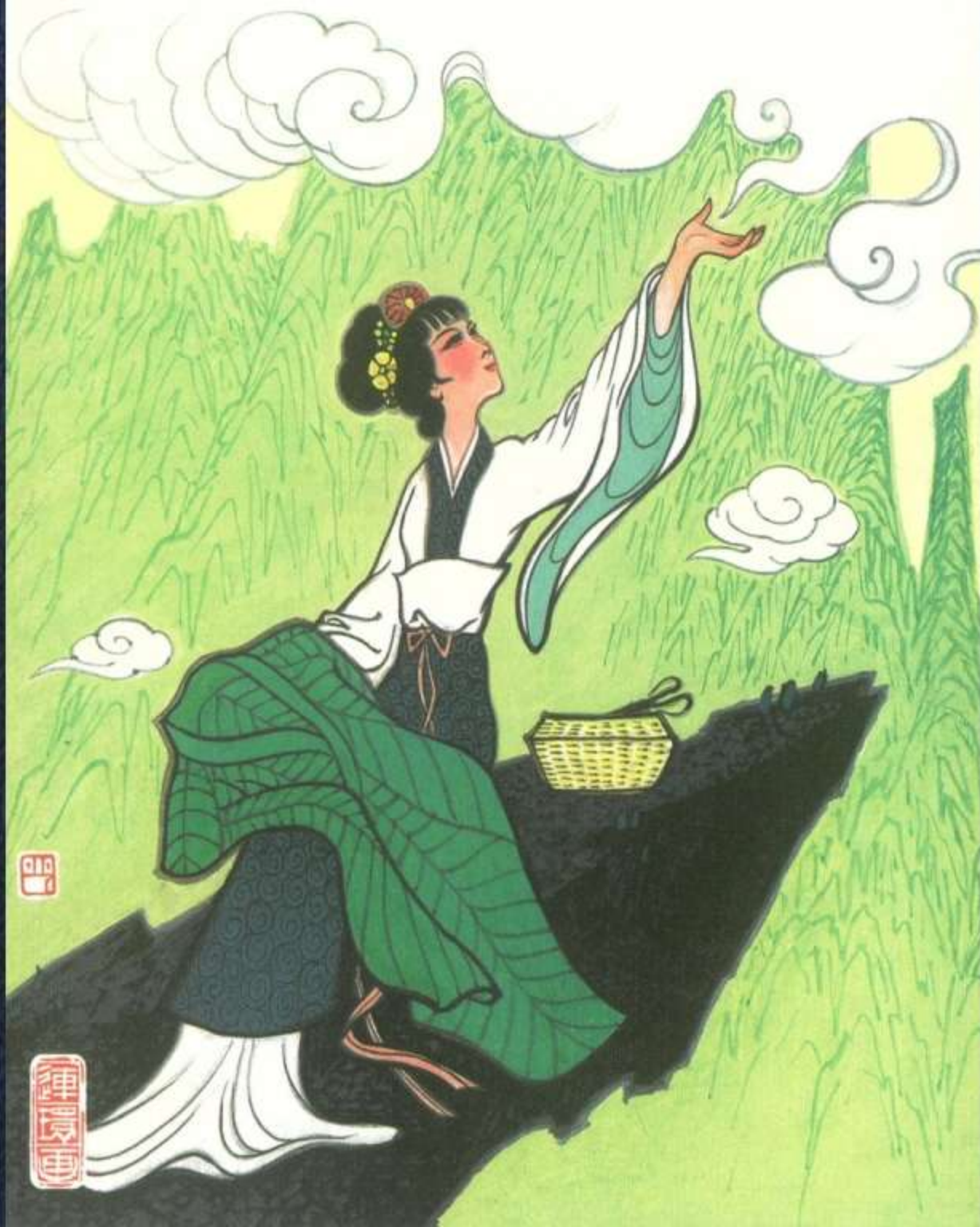


翩翩
翩翩



翩

翩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龚家宝
绘画：季源业
扫描：小葵
脚本：菱纱
制作：玉娇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翩

翩



内容介绍

汾阳人罗子浮，外出经商，被坏人引诱，在妓院中染上毒疮。他无颜回家，想跳崖自尽；幸遇仙女翩翩，将他救入深山洞府，问明情由，给他治好毒疮，并与他结成夫妻。在共同生活中，翩翩帮助罗子浮真诚地对待爱情和家庭生活。罗子浮要求翩翩和他一同回乡，翩翩不肯，只将他和儿子送回去和伯父团聚。后来罗子浮的伯父去世，他又带了儿子到深山寻找翩翩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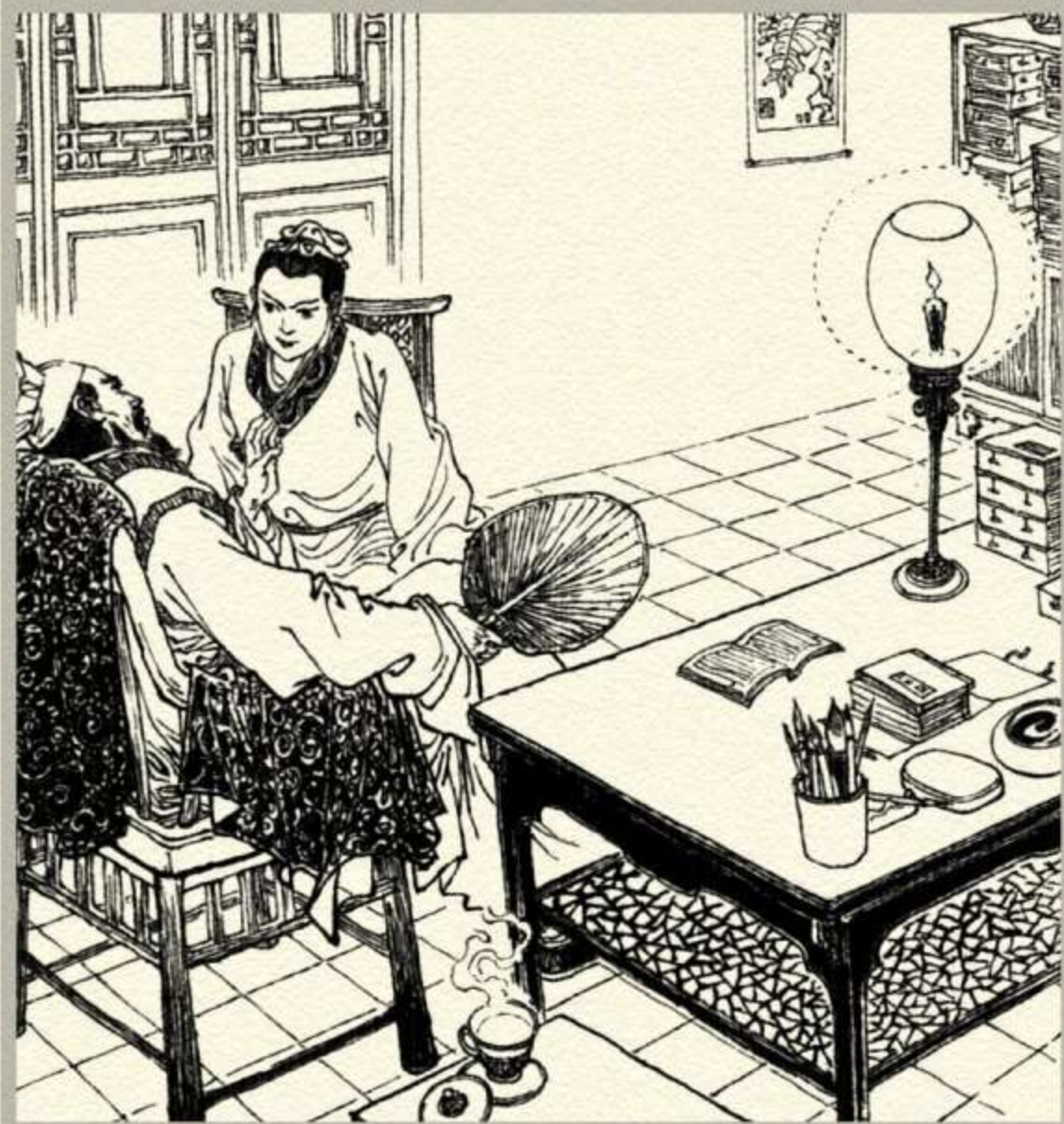
汾阳人罗子浮，七八岁时，父母相继去世。他的伯父罗大业把他收养在身边。



罗大业年已五十，经商积攒了一些资产，但没有子女，把子浮当作亲生儿子看待。他延请了一位能文会武的贫士，当子浮的教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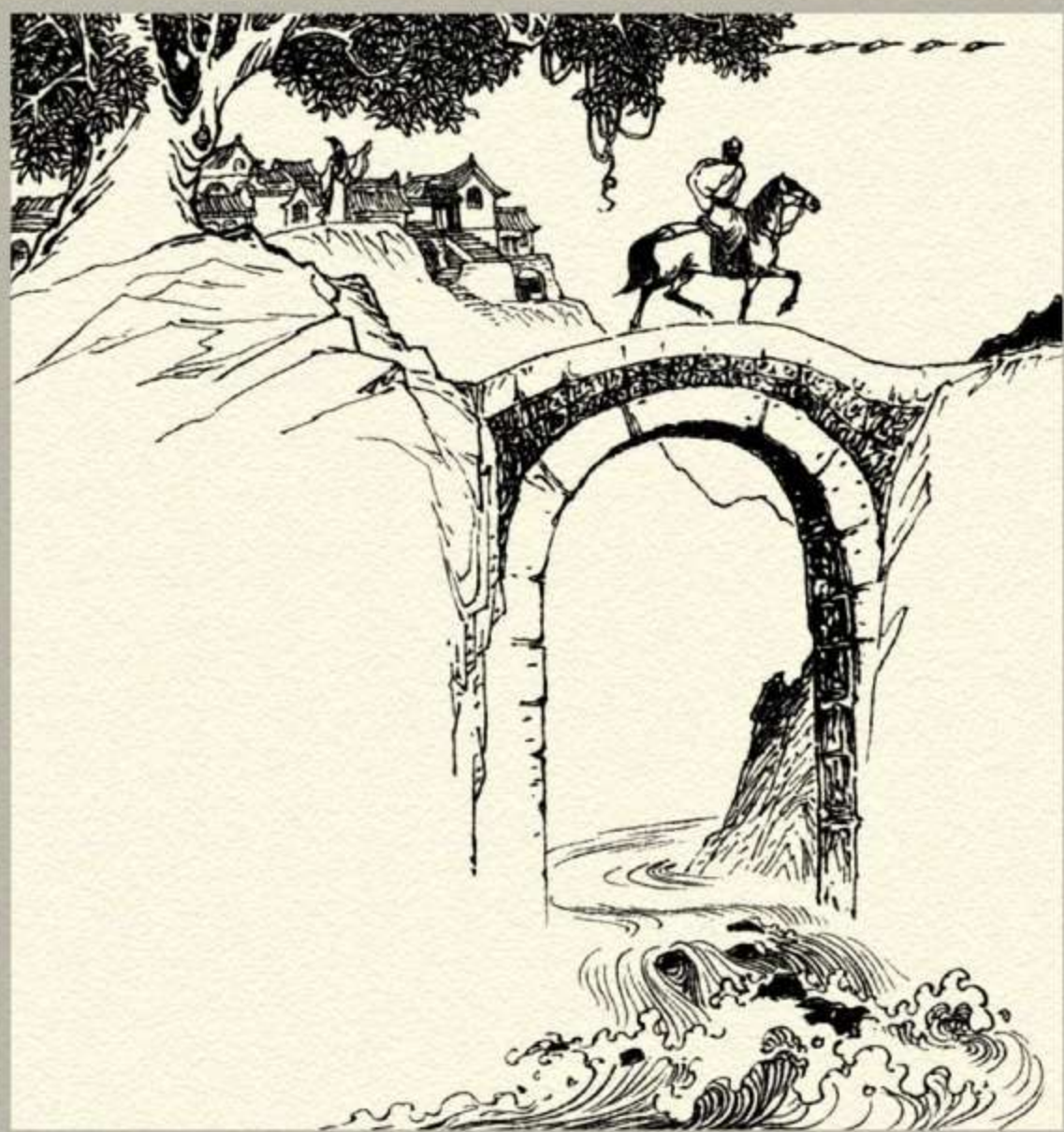
这教师游历过名山大川，时常讲一些山南海北的故事，子浮十分敬重他。但是在子浮十四岁的时候，这老师突然患伤寒病死了，子浮十分哀痛，不愿再请别的教师。



伯父对子浮有些溺爱，也就由他自在。子浮对穷人很慷慨，有时还替人打抱不平；伯父劝说他不要任性，他恭敬地唯唯应命，但这个脾性却不能改。



子浮十七岁了，长得仪表堂堂，伯父交给他一千两银子，嘱咐他出去做些生意。子浮高兴地拜别了伯父，答应一年就回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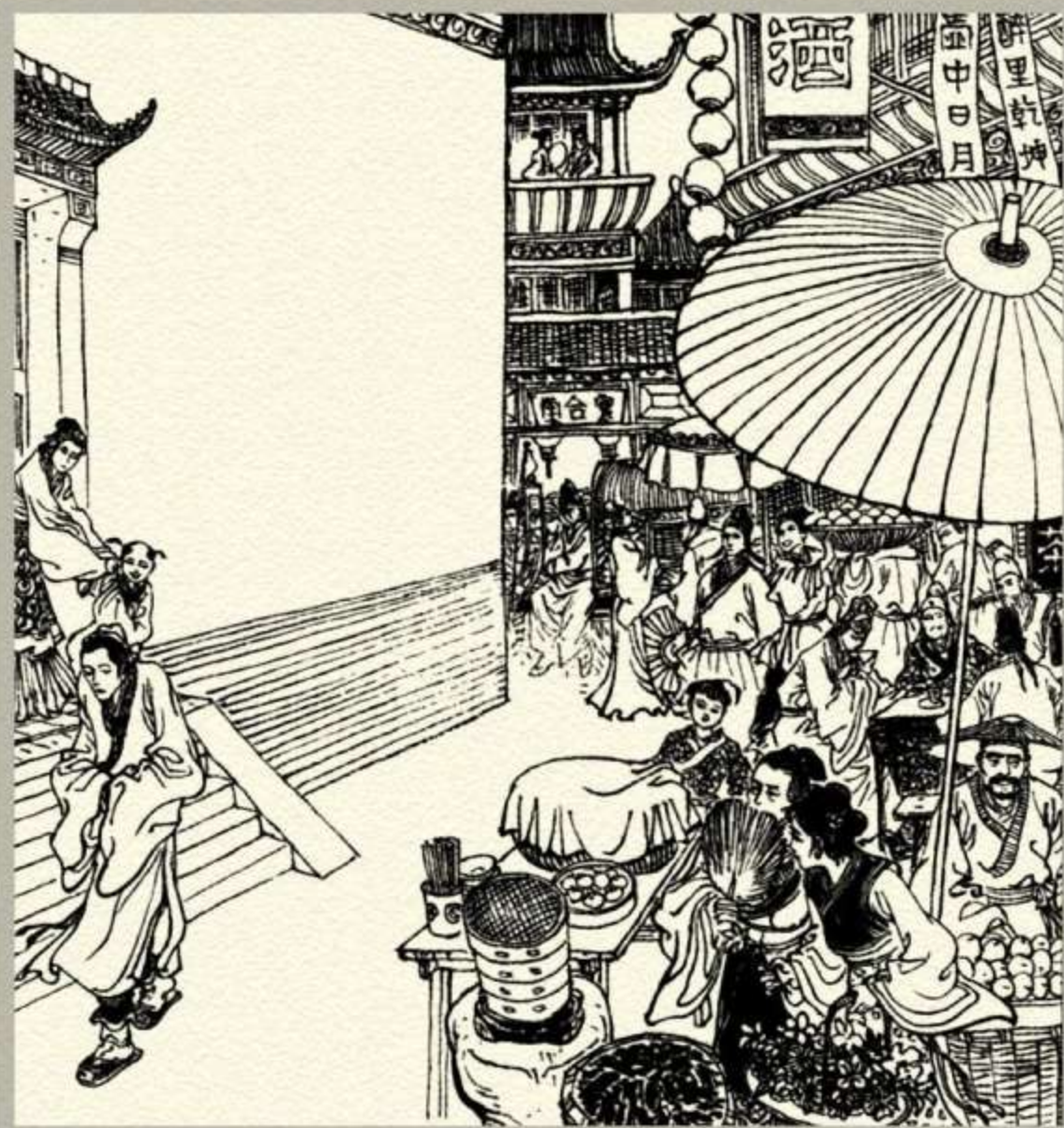
罗子浮一下子接触到花花世界，觉得样样都新奇。当他来到六朝金粉的南京时，更感到目眩神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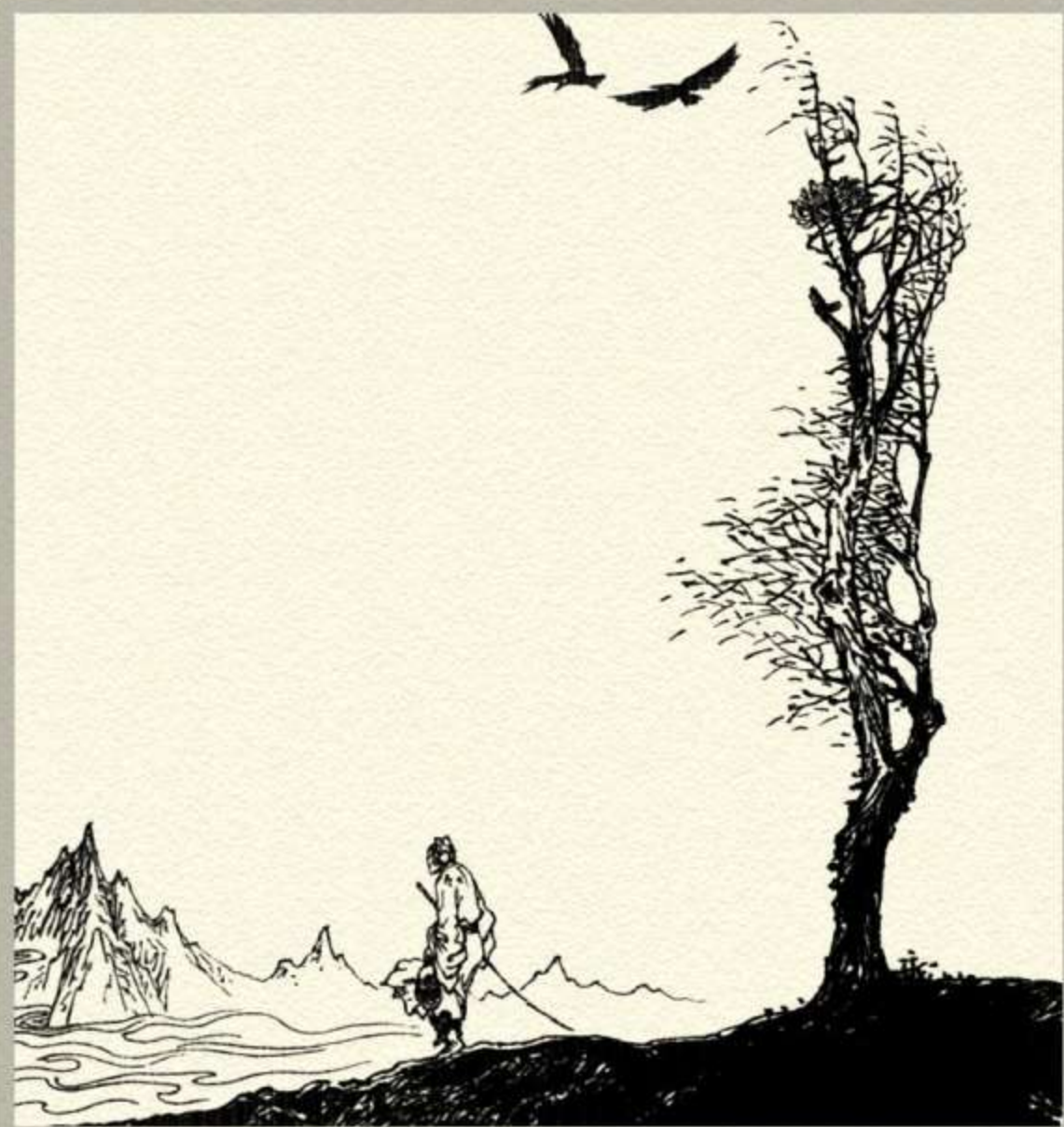
他受到当地坏人的引诱，在妓院中流连起来。不消三五个月，银子花光了，身体也虚弱了，而且还染上了梅毒。



床头金尽，处处遭人白眼，罗子浮沦为乞丐，悔恨莫及！白天踟躅街头，夜晚破庙存身，浑身毒疮溃烂，更是痛苦不堪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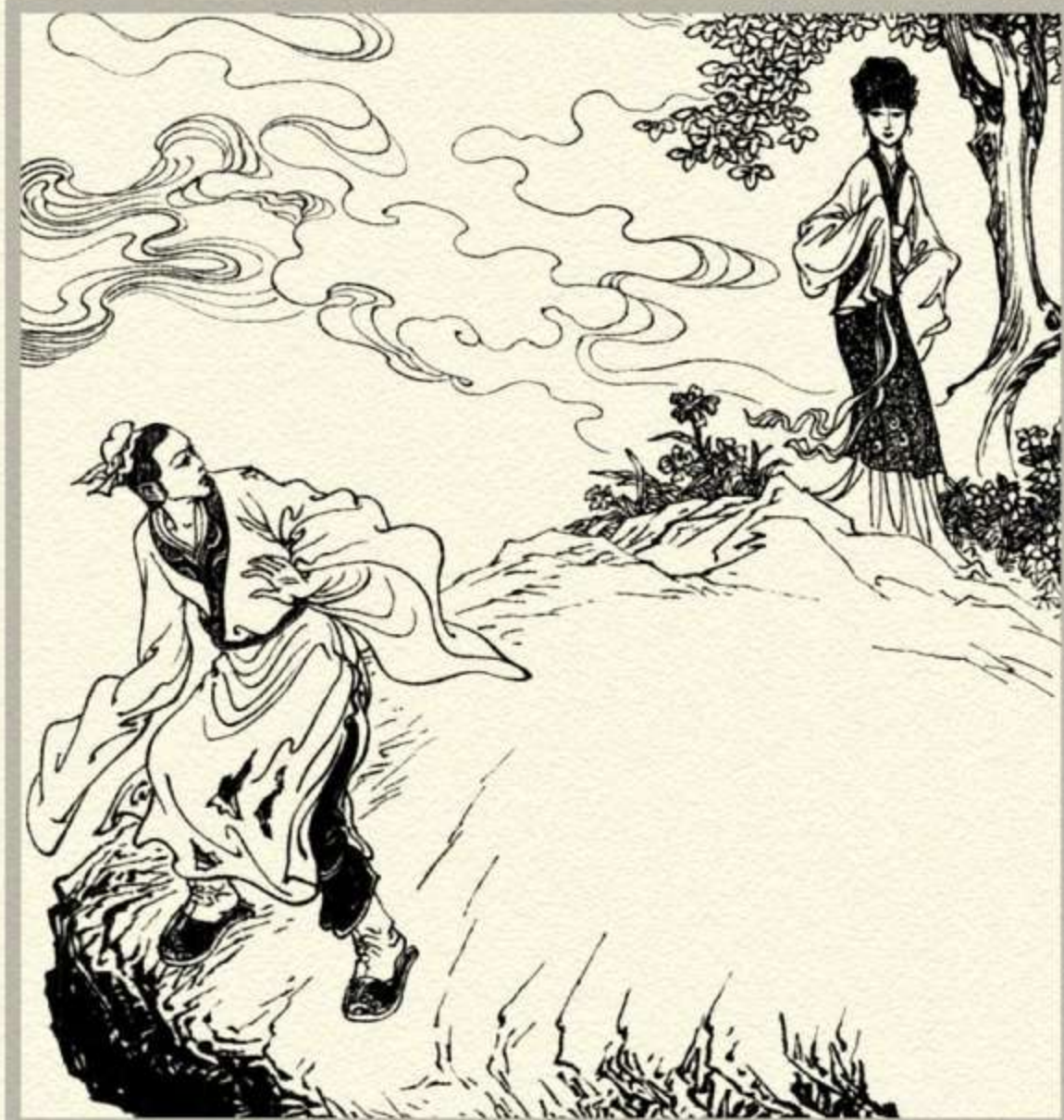
子浮心想，拜别伯父已历一年，照这样下去，只怕永无归家之日了。他挣扎着一路讨饭，朝故土的方向走去。



翻过这座高山，就快到故乡地界了，罗子浮站在山巅，引颈北望，想起伯父交给自己的银两分文无剩，鹑衣百结，浑身恶疮……有何面目再见伯父和乡亲邻里？他含泪纵身跳崖。



忽听得身后有人轻喊：「年纪轻轻，何必轻生？」
他回身一望，只见两丈外一棵大树下，站着一位天仙
般的少女，正在向他招手。



他惊奇得半晌不知如何是好。低头看看自己，衣不蔽体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那姑娘却慢步走了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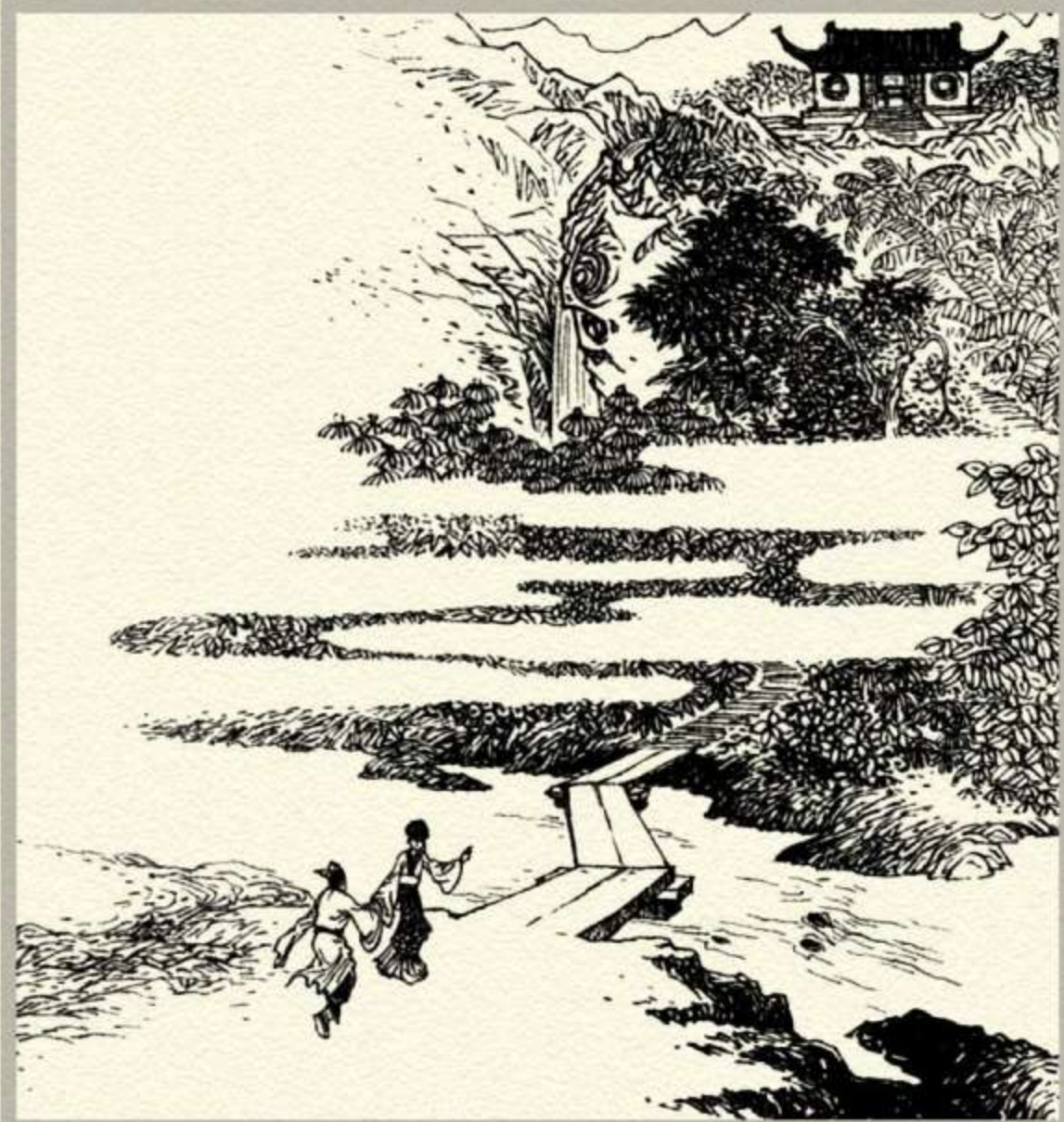
姑娘大方地盘问他，罗子浮憨憨地说了实情。姑娘说：「钱财是身外之物，毒疮也可以治好，吃一堑，长一智，你的路还长着呢。太阳落山了，你随我来吧！」



罗子浮不由自主地跟在她的身后，他只觉得疲劳全消，肚子也不饿了，不知不觉地进入深山，来到一座洞府。姑娘招手领他进去。



进门不几步，只见一道清澄的溪流，架着一座石桥。过了桥是一座小花园，繁花异草，奇香扑鼻。再过去有两间石室，光明彻照，无须灯烛。



姑娘吩咐：「你脱下身上的破片片，到泉水里去洗个澡，你的病就好了。」说着她走进石室，顺手扔给他一条床单似的東西。



罗子浮四顾无人，大胆地脱光身子，跳入溪流。
好凛冽的泉水呀，只觉得透骨清凉；子浮越洗越感到
浑身透热，烂疮也不疼不痒了。



子浮浴罢上岸，急忙用那单子裹住自己，那东西又柔软又温暖，不知是什么做的。姑娘已站在石室门口，唤他进去。



子浮入室，只见床上已铺好被褥，姑娘说：「你躺下睡吧，我给你做新衣服。」子浮倚在榻上，看到姑娘拿大芭蕉叶剪裁成衣裤，飞针走线地缝制起来。



衣服很快就做成了，姑娘把它折叠整齐，放在床头说：「你好好睡吧，明早穿上试试。」言毕笑着走到另一间石室去了。



罗子浮第二天清晨起来穿衣，心中暗想：芭蕉叶做成的衣服能穿吗？拿起来一看，恰似绿色的绸缎，穿在身上既合体又舒服，不禁又惊又喜。



这时，姑娘在庭院里唤他早餐，俩人对坐石桌旁，姑娘摘取身边树叶递给他，说是饼。吃一口，果然热酥香脆。她又取蕉叶剪成鸡、鱼形状，随手烹制，也都比真的还鲜美。



几天以后，罗子浮身上的疮痍尽脱，精神焕发，心里十分感激这位神奇的姑娘。他大着胆子请求她与自己终生为伴，姑娘笑着说：「刚得活命，你就痴心妄想起来啦？」



罗子浮红着脸讷讷地说：「我……我一无所有，只能把自己献给你，来报答你对我的恩情。」姑娘见他情词恳切，就点头应允。从此，俩人结成一对欢乐的夫妻。



过了几个月，忽然来了一位美丽的少妇，进门就笑着嚷嚷：「翩翩小鬼头，新婚好快乐，哪里弄来的新郎官呀？」新娘笑着迎上去说：「花城姐姐，你怎么总不来看我？」



翩翩叫子浮上前见礼，又问花城道：「这回该是抱了个小哥子吧？」花城答道：「又是个小丫头，昨天才满月。」子浮帮着翩翩安排酒筵，款待嘉宾。



宴饮间，花城上下打量子浮，笑着说：「小伙子，你可真是烧了好香，当上我的妹夫！」子浮细看花城，年纪约有二十三、四，别有一番风韵；这时三杯下肚，心神有些摇曳。



子浮取了一个苹果削着，稍一走神，果子落到桌下。他趁着俯身拾取，偷偷捏了一下花城的脚。花城照旧与翩翩谈笑，就像没有感觉到似的。



子浮心里正在忐忑，却感到身上凉飕飕的，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，都已变成半枯的芭蕉叶！他害怕起来，急忙正襟危坐，片刻，衣服又完好如初了。



又喝了几杯酒，子浮见两个少妇笑语无间，各有妩媚动人之处，心里又把捉不定起来，趁着劝酒，他轻轻摸了一下花城的手，花城仍是不以为意；但子浮身上的衣服却又化为蕉叶，眼看着要出丑。



两次示警，罗子浮清醒过来，决意不敢再生妄念。随着他心思的转变，蕉叶又还原为完好的衣服。这时才听到花城含笑对翩翩说：「你这位小郎君，可是有点不老实！」翩翩瞟了子浮一眼，笑而不答。



花城告辞，说要回家喂奶；翩翩边送边打趣说：「姐姐光顾着逗引别家的汉子，忘了小丫头啼哭要奶啦！」子浮跟在后面，又羞又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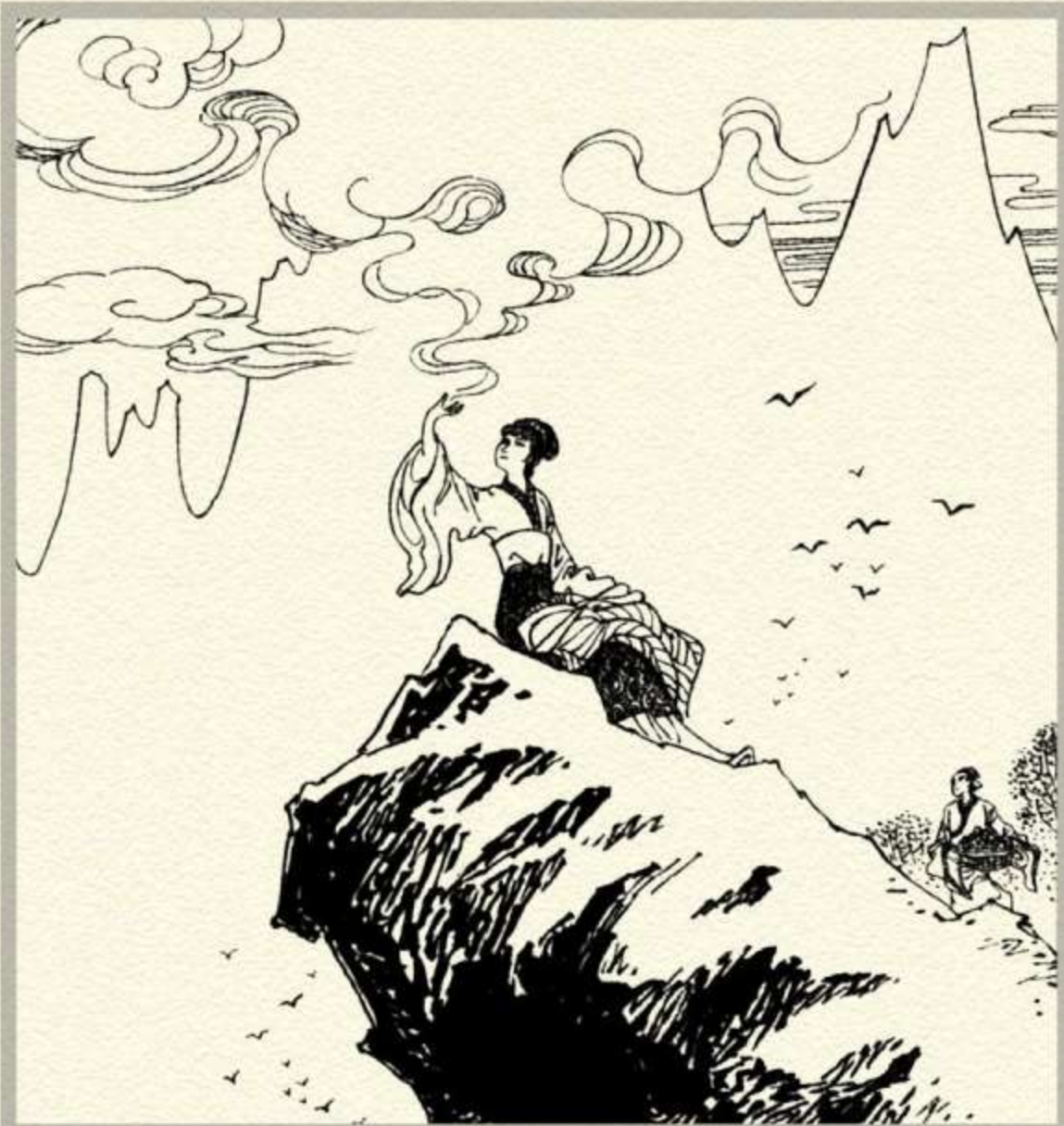
客人走了，子浮怔忡不安，生怕翩翩责怪他。翩翩却和平时一样，好像没有放在心上似的。子浮塌不下心来，到底坦述了自己刚才的过错，求她宽恕。



翩翩这才恳切地对他说：「只有真诚、专注，才算得是爱情；你不真诚对人，谁又能真诚对你呢？」从此，俩人更加恩爱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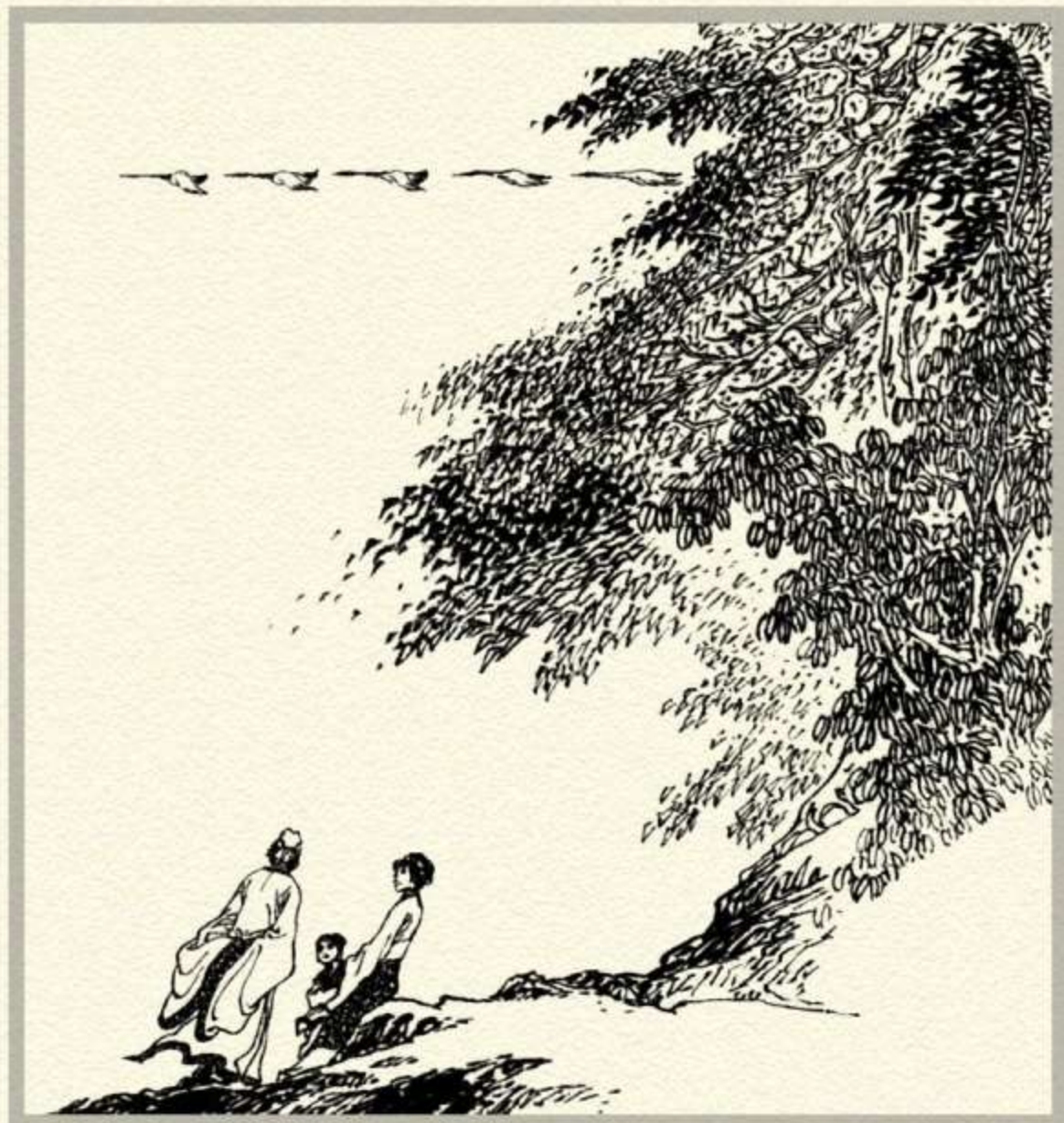
秋去冬来，草木黄落。翩翩和子浮收集了许多落叶，准备过冬。她又为丈夫裁制了新衣，把山间浮云装进夹层里，像絮棉花一般。子浮穿到身上，又轻、又软、又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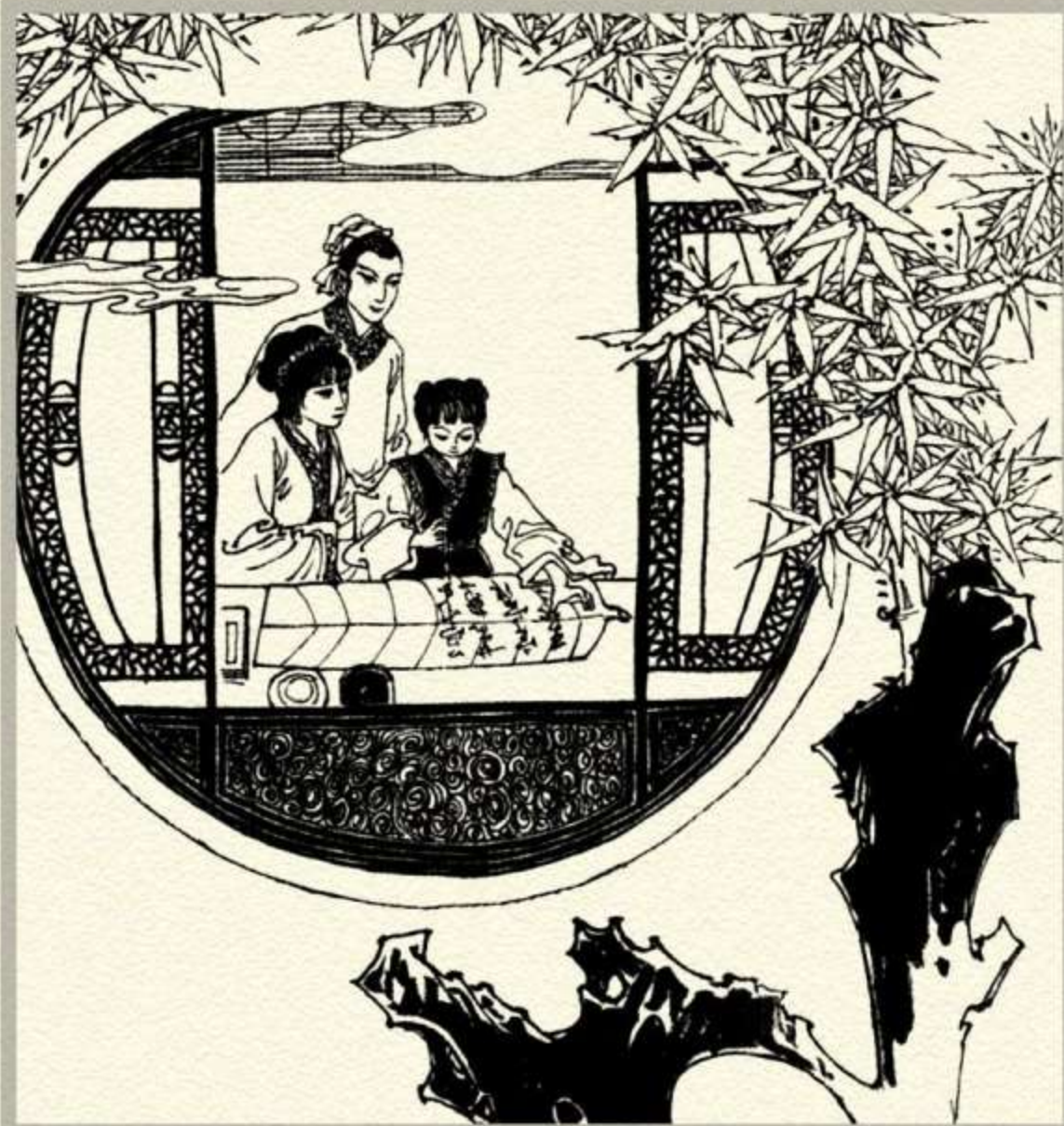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年，翩翩生了个男孩，子浮十分高兴。这天，他问翩翩肯不肯随他回乡。翩翩说：「我不能跟你回到俗世，要不，你自己回去，我不勉强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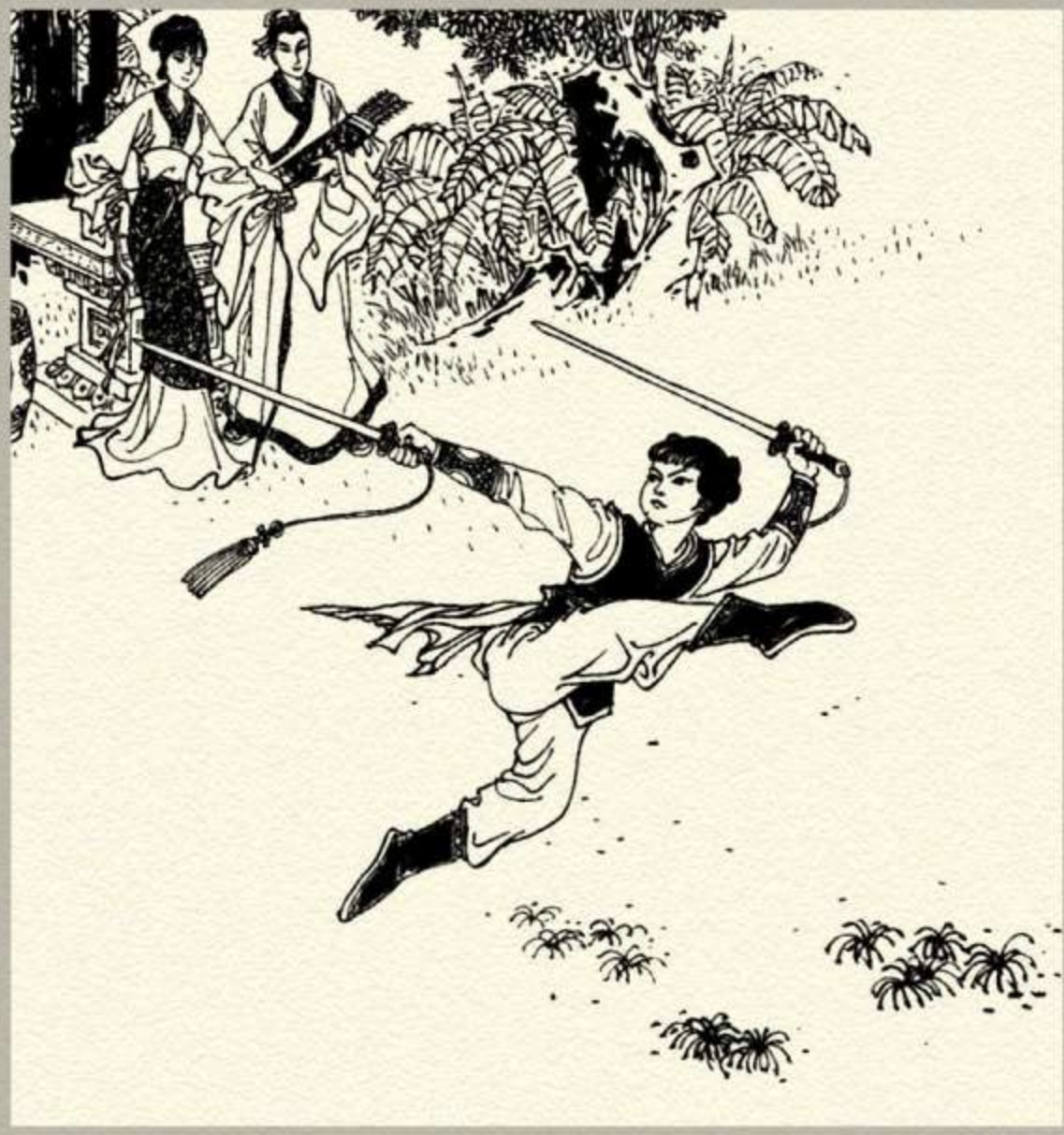
两三年过去了，他俩和花城订了儿女亲家，相互往来。有一天，翩翩看出子浮又在想念伯父，就说：「我已探听过，老伯父身体健好，你不必挂念。」子浮遂又安下心来。



孩子取名保儿。四五岁时，翩翩就用蕉叶写上字教他，保儿几乎是过目不忘。翩翩高兴地说：「这孩子很聪明，只要好好教他，到世间当宰相也够格。」



翩翩又教保儿学武艺——打拳、击剑、射箭……样样都教得好，学得快。子浮深感翩翩比自己高明得多，不禁暗自赞赏。



有一天，保儿搭箭瞄准了当空飞过的鸿雁，翩翩立刻制止了，告诫他说：「你不要随意杀伤生灵。我教你练些武艺，一则是为了锻炼身体，二则是借以防身，千万不可好勇斗狠！」



翩翩时常教导保儿做人要正直、善良，责已要严，对人要宽；对邪恶的东西不可随波逐流。保儿恭敬地唯唯听命，子浮也从中体会到许多做人的道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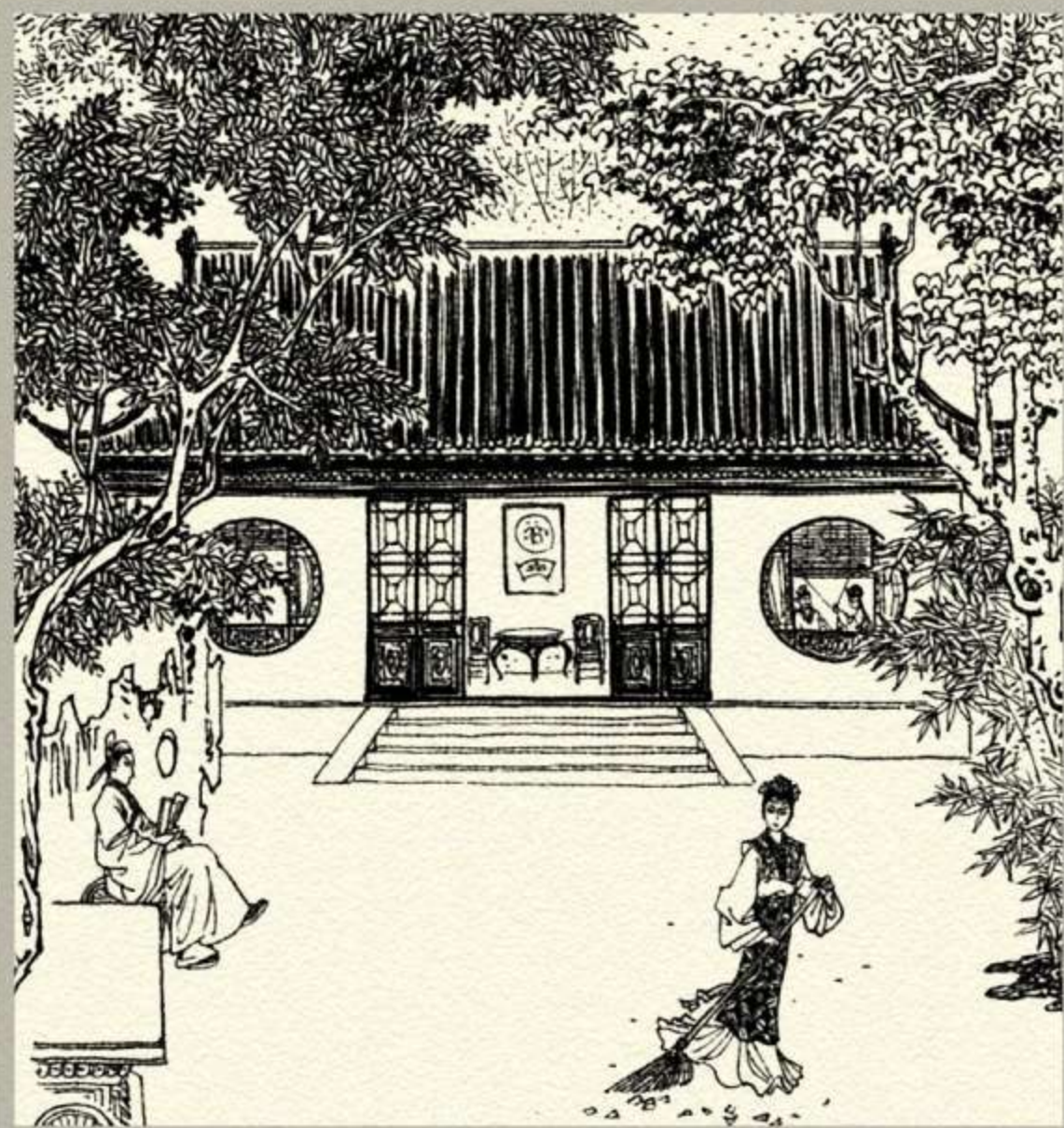
保儿十八岁了。花城亲自送闺女来成亲。新妇容光照人，子浮夫妻十分高兴。喜筵上没有贺客的喧嚣，只是两亲家团聚。



酒至半酣，翩翩拔下头上的金钗，轻叩着唱道：
「我有佳儿，不羨贵官，我有佳妇，不羨绮纨。今夕
聚首，皆当欢喜；为君行酒，劝君加餐！」



花城告辞了，一家人送出好远才回。翩翩命儿子、儿媳住在对室。次日清早，新媳妇就洒扫庭院，操持家务。她对公婆十分孝敬，公婆也爱她如同亲生女儿一样。



罗子浮思念抚养他长大的老伯父。有一天，翩翩忽然对他说：「你离别家乡二十年了，老伯父年逾七旬，你想回去尽点孝道，我不再拦你。儿子、儿媳也可以随你同去。」



罗子浮要求翩翩一同回去，翩翩执意不肯。子浮实在舍不得离开她，翩翩劝慰说：「你们回去尽几年孝道，只要自愿，日后还可以回到山间来。」



新媳妇说：「婆婆叫我们去，儿媳不敢违命，可是总该拜别一下亲娘！」一言未毕，只见花城已来到眼前，说是来为他们送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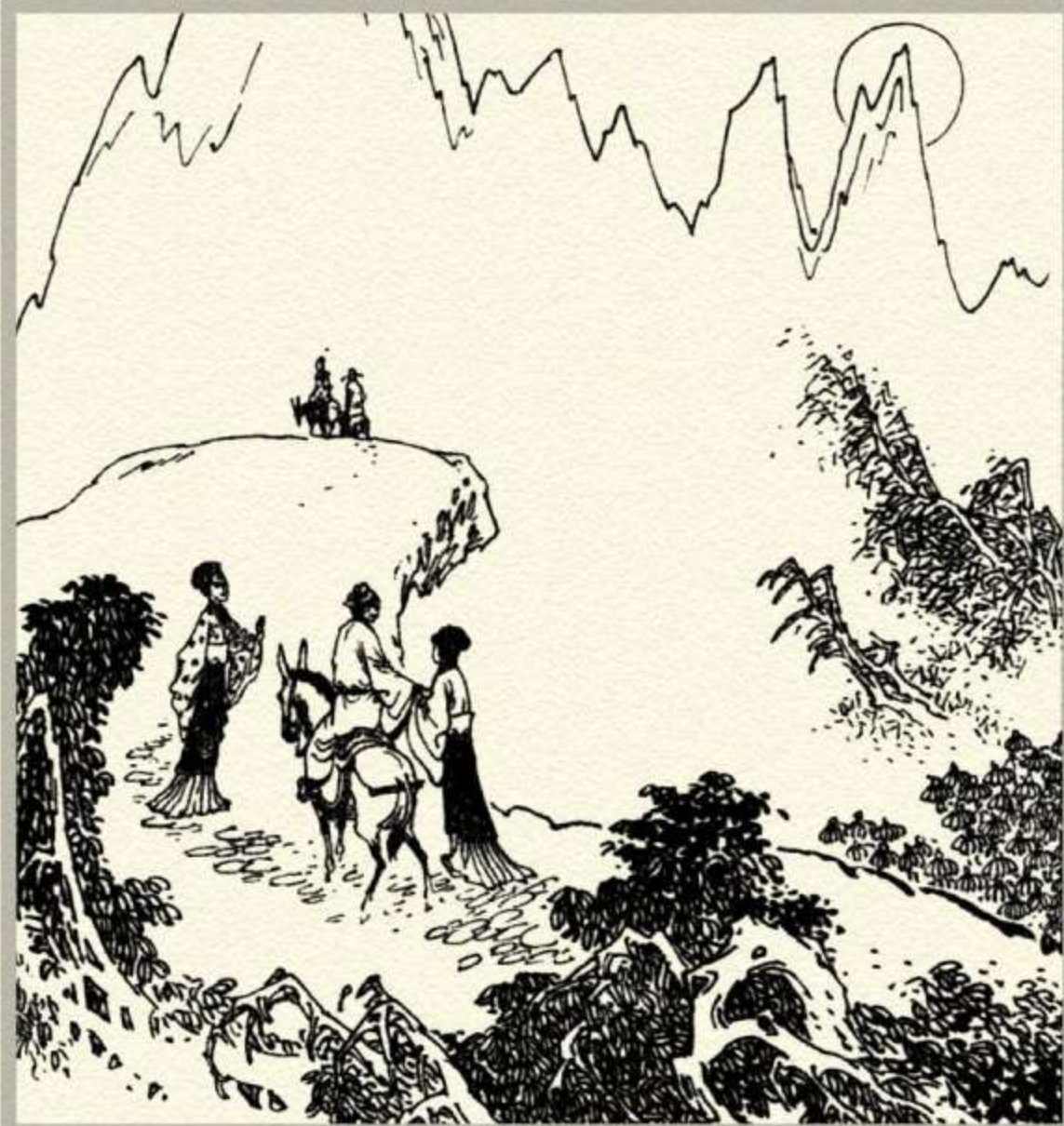
翩翩撷取蕉叶，剪成毛驴模样，吹一口气就活了。她命子浮等三人各跨一驴，催促他们上路。



翩翩和花城把三人送出山口，指明了出路。刚跨上毛驴走出几步，罗子浮却又转身回来，拉住妻子的手垂泪说：「你我果然还能相聚吗？」翩翩低头不语。



花城在旁边笑着说：「相聚二十年，老夫老妻了，还这样扭扭捏捏的，也不怕孩子们笑话！」子浮苦笑了一下，犹自不忍相离。



花城正色言道：「今后如何，全在你们自己！」说罢猛然拍了一下毛驴，那驴疾驰而去。父子三人再回身看时，已无翩翩和花城的踪影。



子浮心中惆怅，缓辔而行，再三嘱咐小夫妻记下
路径，日后好来寻觅。三人边行边问，驰向汾阳。



不一日，他们回到故里，子浮见伯父虽仍健在，却已老迈龙钟了。他急忙引儿子儿媳拜见。老翁原以为子浮早已客死他乡，今天突然回来直喜得老泪纵横。



老人拉住保儿细看，笑着说：「子浮，孙儿长得和你出门时一模一样；你若是不说，我还认他就是你哪！」一家团聚，欢乐不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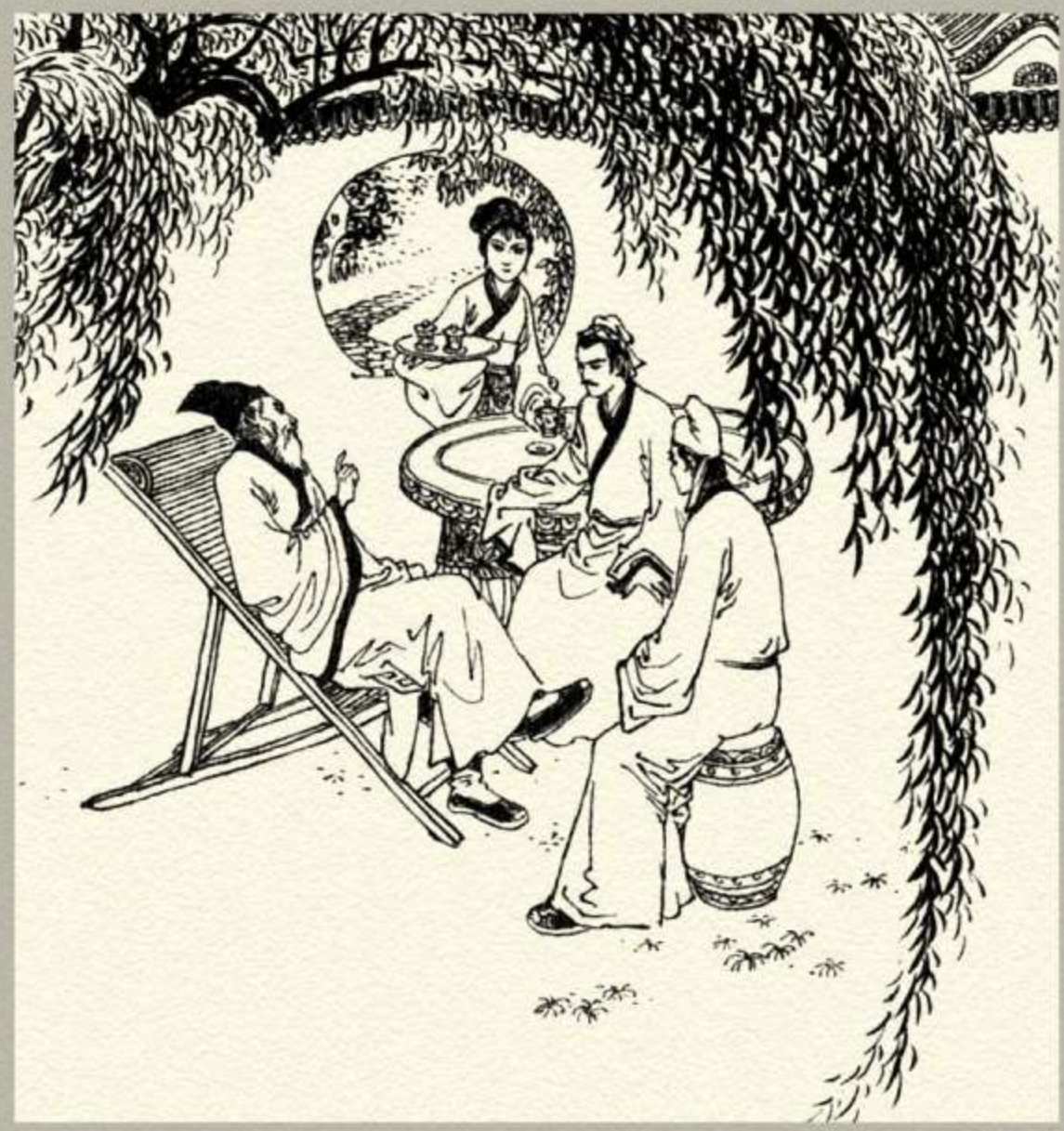
谈笑间，三人都觉得身上的衣裳正在变成蕉叶；老人问明原委，忙从箱中取出衣服让他们换上。只见棉衣内轻烟缕缕，飘散无踪，剩下的仅是片片枯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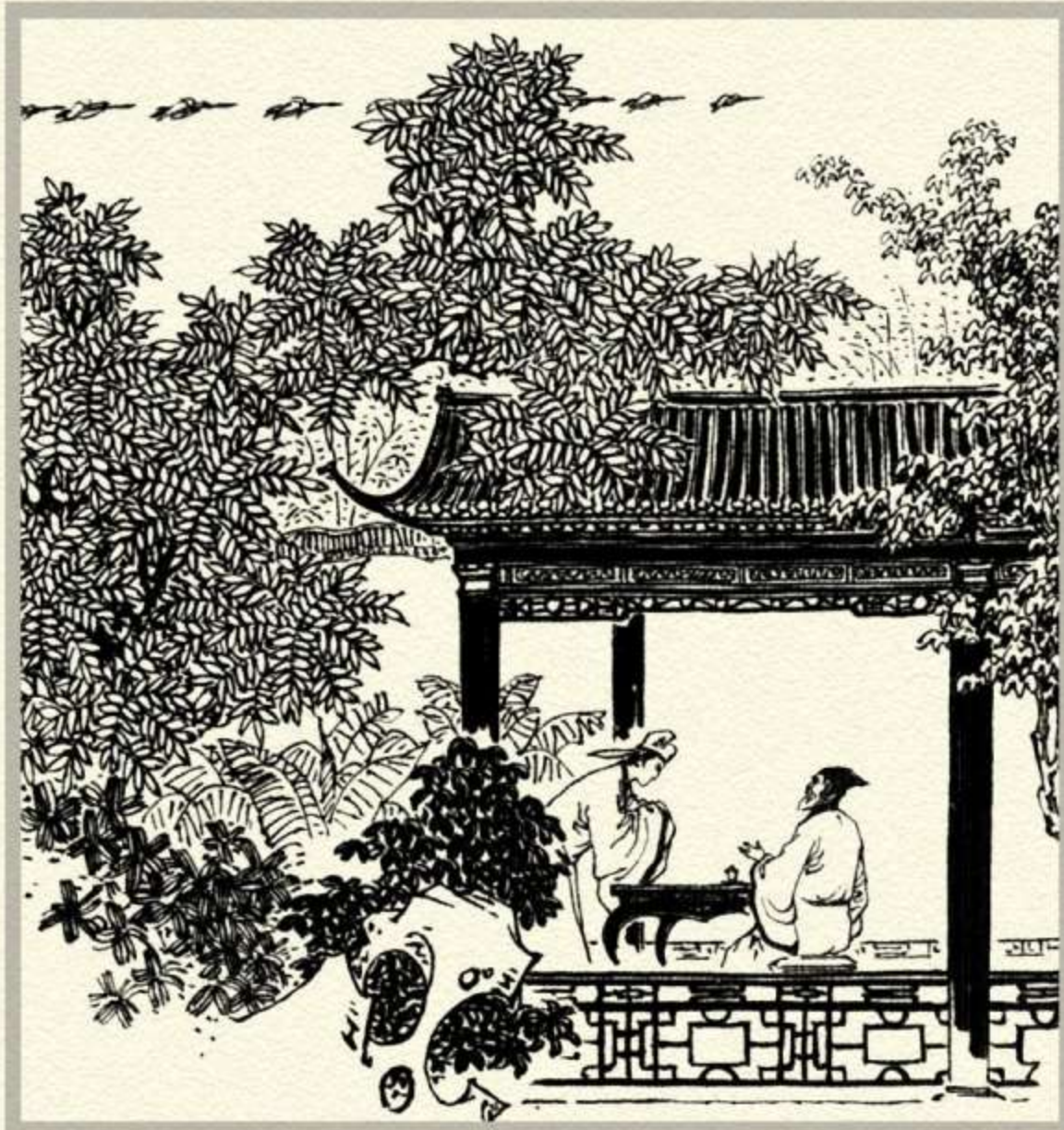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再到门外察看拴在树上的毛驴，哪里还有踪影！细看地下，蕉叶剪成的雏形犹在。老人慨叹地说：「你们的母亲是神仙下凡啊！」



三人侍奉老翁十分周到，老人欢喜之余，谆谆嘱咐他们不要泄露自己的来历，以免世人大惊小怪。只说子浮在江南成家立业，回乡陪伴老伯父晚年。



子浮和保儿都不愿求取功名，只在近郊砍柴射猎，浇种菜圃，陪伴老人。一年以后，子浮想念翩翩，儿媳也思念母亲，保儿禀明了祖父想去山中探望，老翁欣然应允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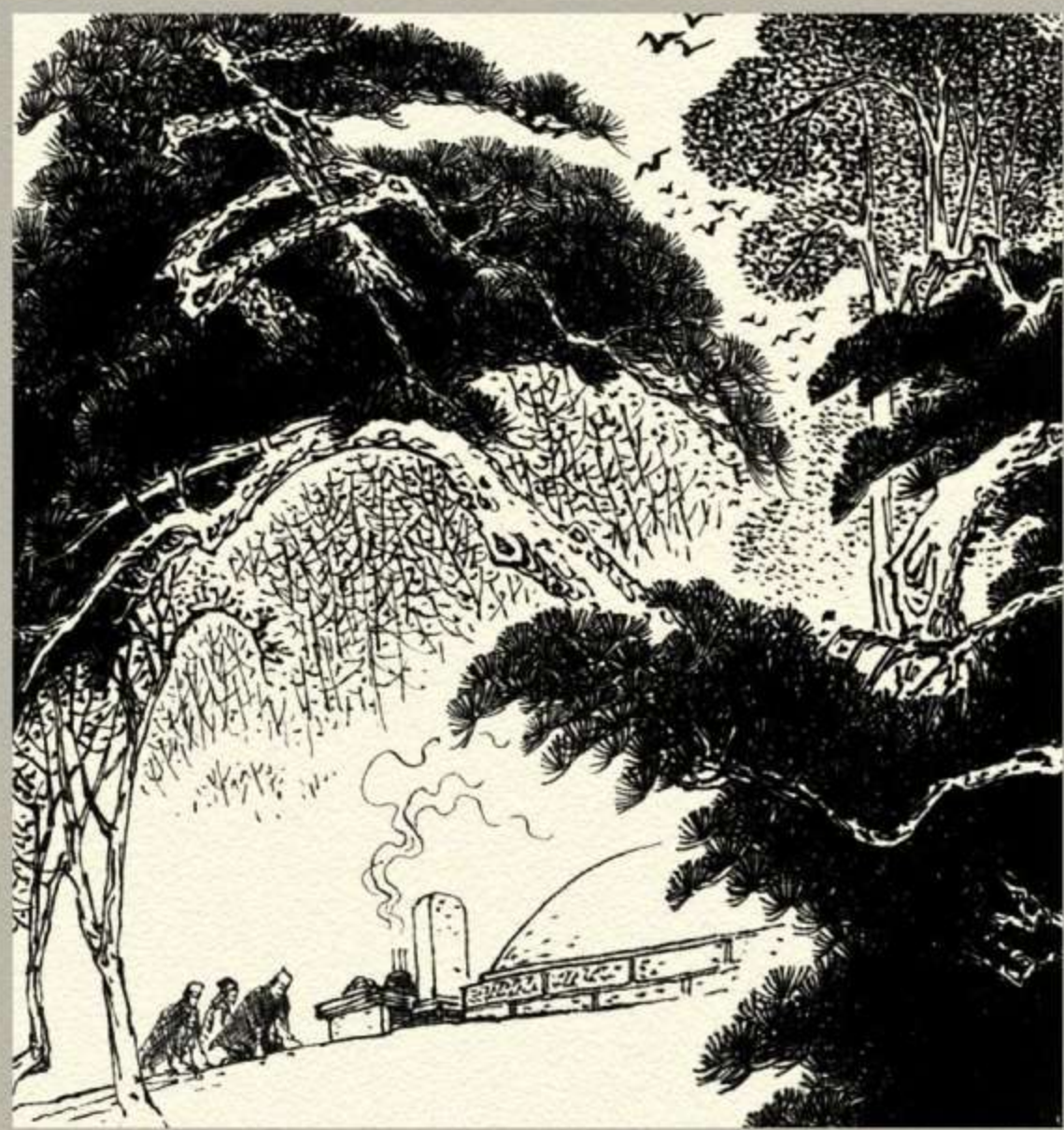
三人借了毛驴，循旧路寻去，进了山口，只见黄叶满径，雾锁云迷，苦找了三天，也找不到故居踪迹，只得怅然而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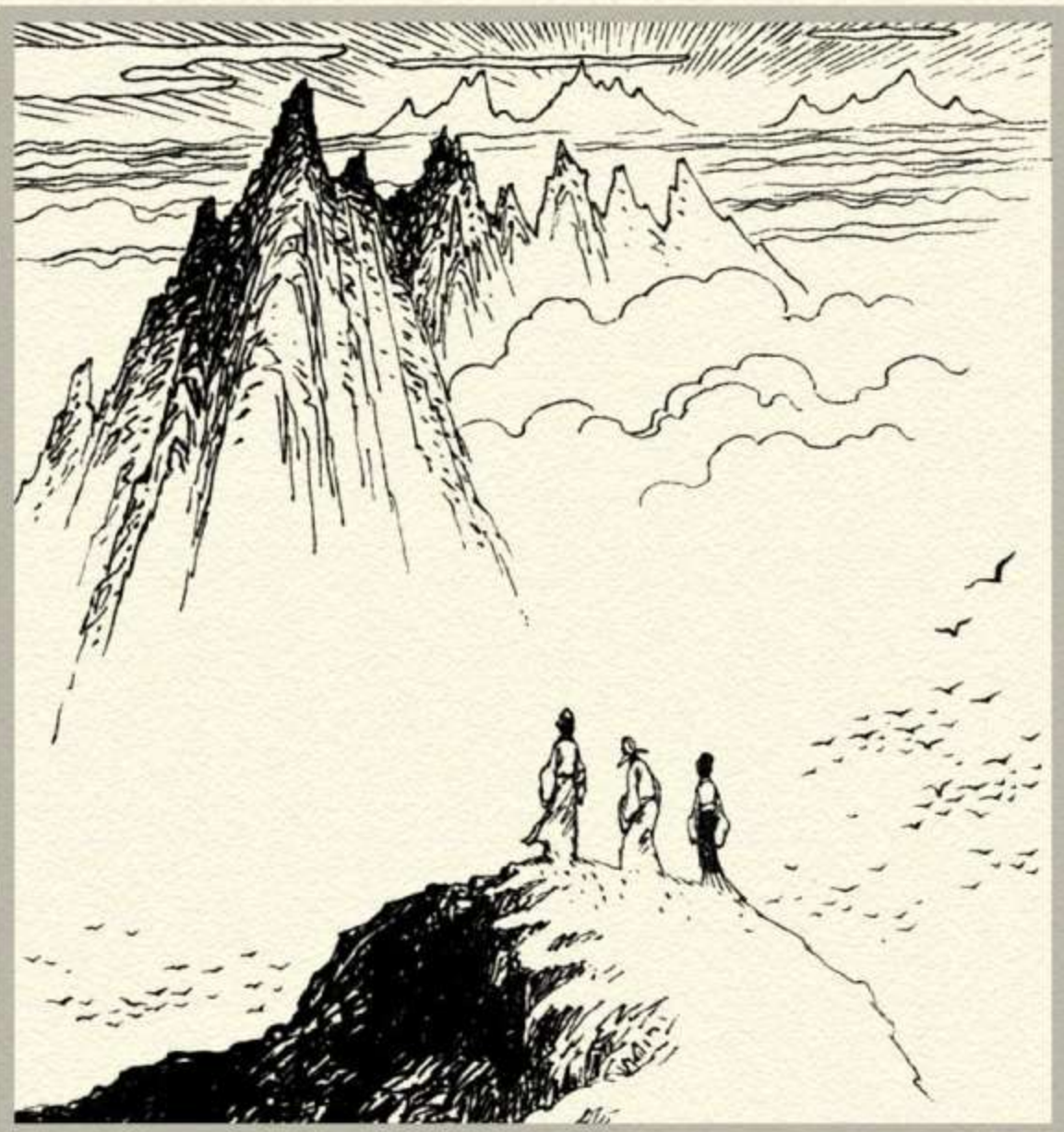
回家稟知老人，老人安慰他们说：「她们是神仙，神仙会知道你们的心思，说不定到什么时候，她们会接引你们去团聚的。」子浮觉得老人的话很有道理。



直到三年以后，老翁与世长辞。罗子浮和保儿夫妇尽心埋葬了老人，把家产散给了乡亲们，说是要回江南去定居。



三人带了些干粮，也不用牲口，径自进山去了。
是否找到了翩翩和花城？世人不知，反正从此没有再看到他们的踪迹。





翩翩

聊齋誌異 收藏本 中

原著：蒲松齡

改编：龚家宝

绘画：季源业

出版人：刘子瑞
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
技术编辑：郑福生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 23282867
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28
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